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四

集部

大復集卷三十七

明 何景明 撰

行狀五篇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先考梅溪公行狀

梅溪公卒其季子景明恐逸所行事將銜哀為狀求當世學士大夫之誤越二旬母孺人又卒益隕惑不能言也又踰時乃自念曰天弗諱不延予二人予小子敢廢

先人之德使學士大夫靡所論譔在我後之人靡所稱述豈非大罪哉遂涕泣為狀曰公諱信字文實父曰鑑母劉氏鑑為陰陽學典術典術公有五男公第四子也其曾大父大父皆世居信陽之梅黃鄉為農家縣徵其子弟為學生書吏輒懼而深避匿之典術公少時縣求之急其父又欲匿之典術公曰丈夫出當有用安得久匿也遂乃入城而公時亦稍露頭角鄉人識之曰何氏世厚積不發發於典術公然其四子當益大也吾黨皆

下矣典術公嘗權明港巡檢有侯郎中者暮過宿亭下
怒芻不具公時為童子入給芻侯郎中見其有儀試之
屬對又有奇語乃釋怒謝曰予弗知汝有子也公既長
典術公使任家事不使為學生公乃與同里王憲閻禎
等結社澗水上日賦詩飲酒期以此自終而公舅父盧
翁者有鑒識能術也嘗謂公曰汝三十當出樹德立聲
後當有官然卑不顯也至汝子有顯者矣久之公亦以
才謀不少試嘗念盧翁言及三十藩司辟為承差其責

令嚴不可脫解公曰命也果若外翁言矣夫立身在人不在地也承差雖卑予何恥就之耶既為承差見為承差者皆富子弟縱侈弗循矜炫衣馬而已餘則又卑賤汙甚乃恥之弗與羣日檢脩飾文雅以自獻而諸藩使亦異之也布政使吳公節者最奇公嘗引與畫計每事公一發端必擊節稱善曰吾老秀才吾不如也會陝西告災京師發粟萬石自漕河舟至衛輝而令河南陸移于潼關是時河南亦弗熟惟南陽汝寧稍熟也乃下令

南陽汝寧發夫萬人驢萬頭供是役公聞之不可曰是將敝河南而緩陝西之救矣不如出省藏馳一吏使入糴關內然後下令南陽汝寧之夫使人出銀一兩而給粟一石且免其役是一吏代萬夫之勞千里活一旦之命矣此兩利之道也於是吳公卒從其議而役夫皆喜曰蠲吾役是蠲吾死也皆樂出銀與官無肯受粟者也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皆蒲伏進謁獨憲使陳選長揖立不伏直乃粹選下選厲聲曰太監至尊

天子法司已而又使都御史移文郡縣取名馬都御史持紙筆自書然手粟不能執筆顧左右皇汗又不敢令人代公在旁曰此一書吏事耳都御史大臣不當煩都御史乃奪筆代都御史書故其後凡論仕宦必曰陳憲使男子也而高官有污行者輒羞稱之為承差嘗董大役其建輝府也有羨金五千以詣吳公吳公駭曰何羨之多也夫汝羨出者而私之誰知者也公曰吾聞之凡私者滅公利者近害今羨出于公也五千至厚利也吾

私之將無滅公乎利之將無近害乎是以不敢有也吳公曰然吾亦弗可有之也於是公乃請以賑河內饑人焉公兩為驛丞不以庠官自貶有威嚴厲氣義不少下人人亦相下之在會寧會貢獅番武官需求所過吏吏無不被箠者又為先聲使縣官以下除道郊迎公獨不出武官至則讓公公立數之曰邊臣以番夷貪戾恐患所過吏故以汝監之而汝反教之為患耶視其符給餼食餘無所與後武官果敗併盡逮所過吏而公獨以抗

武官弗逮也會寧三年以內憂去已而復除渭源渭源
有大滑季氏三衛軍圍其舍能彎弓破圍出縣令大懼
公乃以計縛之歸縣令縣令駭且懼入而甲乃敢見也
公故病足疾病則累月不起嘗鬱鬱思歸言曰夫所欲
於富貴者可以厚身也然敝身以求富貴於富貴厚矣
於身薄也古人有忘身者以圖不朽也富貴豈不朽者
也予壯而有志思少自試故不羞庠官夫善嘗酒者舖
糟得之矣久于官非予所稅駕者在渭源又三年值

御史行縣縣簿下至驛郵之吏悉徒走奉輿馬馳五六
十里公乃浩然嘆曰可以去矣吾自為卑役至歷官未
嘗一日屈也今不能為御史徒走遂稱足疾求罷官還
矣然在官貧甚無匹馬而臨洮守李公紀者饋之車馬
以還既還治居城西溪水上岸植梅樹日造吟其間號
梅溪居士有詩百篇為梅溪集居常論地理卦象推時
日運氣以為陰陽之大順四時之紀五行之布吉凶災
祥繫之不可違也公有子四人長景韶累官東昌府通

判卒次景暘舉人次景暉又次景明景明既舉進士為
中書舍人三年值正德丁卯自以道不立欲修學近親
乃請病歸景明歸又三年己巳夏公遘疾將卒召景暘
景暉景明來曰吾昨夢予父招我我殆不起矣景暘爾
即長我家仕則思有以光我汝念哉曰景暉治穡事以
厚其家毋外有慕又執景明手曰予之先雖無有大顯
聞然世皆長者夫源不積不厚不導不流不廣不長予
先祖有積矣予其導之爾輩其廣之乎勉哉修學明儒

汝弗可有讓焉言已卒豈不痛也初公娶盧氏繼娶李氏盧氏者盧翁廣女也翁戍大同歸以女妻公公嘗稱曰盧翁事石將軍有功將軍欲官之翁曰願罷戍歸為農夫不願官也既歸外母嘗恨之曰始從石將軍不歸何患不貴乃自苦為農翁笑曰石將軍何能若我也及石將軍敗翁哭之顧外母曰爾謂我不從石將軍今將軍欲與我畊隴上能得乎盧氏配公有賢操然早卒李氏孺人者其父本山東人宦於南京有二女子教之誦

女訓習婦事長即李氏嘗寓羅山盧家與盧翁通好兩
盧氏家往來相善也會公喪盧氏盧翁為擇配曰李氏
女賢吾知其命貴當有封求配無逾李氏女者李氏孺
人適公大仁惠篤儉終其身不易焉景暉景明乃其出
也又生女適孟洋以進士為行人而景韶景暘則盧氏
所出然弱齒即見遺也皆養于李氏又有孫男六長士
為學生孫女六長適張氏子餘皆幼也公生正統辛酉
卒正德己巳四月三日李氏生辛酉二月十五日而已

已四月二十九日卒皆合葬盧氏墓於西山之麓公自
游宦及謝歸六十五年而當正德丙寅我皇上御極詔
以景明官封公為徵仕郎中書舍人封李氏為孺人男
景明曰何氏之先有仕羅田者元季因籍羅田高祖曰
太山始避紅巾携母至信陽值高皇帝兵至建紅旗一
白旗一曰為我軍立紅旗下為我民立白旗下太山乃
立白旗下太山生海行曰隆二其兄隆一為力士于南
京行訣于弟曰吾即是役不以遺累爾子孫遂去終不

相通不知其子孫所在海生三子次子鑑即典術公始
開宦端典術公子曰仁義禮者皆力田無外事第五子
曰本才邁使氣為學生早死而梅溪公在諸子中最有
立諸兄弟生養之卒皆為舉其喪其建事明幾薄貨利
遠聲色重然諾好施與砥行厲節百折不毀雖古人不
遠讓焉夫梅溪公其起家裕後之祖鄉里之憑矣而二
母事之可謂合德景明不類不能廣志紹德又少不盡
識所履歷謹記其所嘗聞見及鄉黨傳者著于篇俟學

士大夫采之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李公行狀

公諱祐字宗吉別號三川曾祖明陝西鞏昌府安定縣人也洪武間舉懷才抱德為御史已坐事謫河南周府護衛經歷子曰伯仁經歷公卒于官伯仁幼且貧不能歸也因家于官所由此遂世著開封府祥符縣籍矣伯仁生孜配史氏生公正德庚午今上上兩宮徽號推恩公以子茂元封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配高氏

封安人公幼即端整不戲四五歲能誦詩八歲而知學
善屬對十三四學趙書又善大書草書皆無弗工也長
讀易習舉業思起科目父母懼其弱而致疾也強奪其
志自是常鬱鬱志不悅恥事農賈乃益閉門務學誦古
書求徹大義以至刑名醫卜星歷算數之學亦無不深
究其說嘗手授茂元易詩讀之曰吾恨未能以儒致身
惟汝力學以畢吾志初公父孜家頗饒然能任義散予
不責償負以是家漸窘矣既歿貲益蕩盡公年方十七

八且孤莞莞無依力營幹勉終大事不見其匱性忍慾
不畜媵御終其身布衣蔬食不易也然延師教子暨賓
客之禮則靡弗厚者有人竊公亡金一鎰知其人不發
或曰曷訟諸公曰安忍訟也訟而必論以盜金亡可復
積受盜名百世莫改也且彼非亟困曷以至此吾安忍
訟也遂終不發處家甚閑僮僕雖少者莫敢足中門犯
者必斥逐之外內肅如也其奉繼母賈氏撫義弟善以
孝友聞于鄉人接人甚謙恭笑語衍衍款洽而議事理

談世務又侃侃無所依違常至屈人人有過必正色質
之不少假鄉人不善者疾之而善者敬憚焉公生景泰
丙子二月十二日卒正德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年纔六
十耳生男子四人長即茂元弘治乙丑進士今為禮部
郎中志業甚著次茂魁茂先先卒次茂才為學生女子
一人適同邑王金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卜以正德十一
年十一月十九日葬于汴城西鄭門外茂元曰先君子
自封官以來甚優暇康強聰明壯者弗及人曰先君屯

已而泰天之所以祐善人者固不爽也安知遽以微疾
弗起也豈不哀哉夫先君子生也用心苦而志堅其於
事物也必究思必底績造詣晚而益深明于當世之務
然無位弗獲施也今也已矣豈不哀哉景明與茂元為
親友茂元謂景明曰先君子非當世尊顯之謨無以發
揚使不朽也景明乃次叙茂元之言以俟采擇

亡兄東昌公行狀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舉人選巴陵知縣遷東

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得其
懽心少時家父遣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為我背誦至
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字父嘗不悅俟父已寢跪于門
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兄驚曰為誰也兄曰兕也父曰
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兕不得寢父曰兕如是胡有
弗悅也始為舉子下帷講誦日厭蔬食諸友生患貧者
多貸人貲兄曰為士而貸人貲後將必取償于官卒不
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能績學卒不能進士必

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奚必進士既而為巴陵令
人曰巴陵難稱也令巴陵者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
至則解舍蕪穢不治吏不典列民不服役也曰是可以
弗為已也乃版書政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
亦稍來集從役以觀兄察役者悉寡弱役且重也問之
皆廛居無業者也而其強富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
負山岨叛令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為令使
弱者苦強者得免而何以令為也乃釋弱者於是諸富

強有力者曰聞新令善吾奚可叛約也乃相率來請役凡
邑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乏委
積輿皂常滯月不得去而今日走道路不能給又不得
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令時
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民赴監
司留之曰令茲行必遷遷則奪我父母也願以終惠我
也已而果遷東昌東昌職專事簡而益有餘力嘗作書
與景明曰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子甚樂也但苦

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僚屬士民咸哀哭
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初娶鄧氏早卒繼娶夏氏亦
先卒繼又娶孟氏孟氏生二子長曰岳陽次曰岳州俱
幼也一女夏氏所出聘張氏子士奇家父生四子長即
兄次景暘次景暉景明為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暘舉
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是兄之
教也嗚呼天速死吾兄也景明何敢忘吾兄也謹槩記
所行事求太史論譔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不次叙

明紹興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陶公行狀

陶公諱永淳字質夫號曰樸菴上世由宋汴來徙松江華亭遂世為華亭青林人高祖嗣宗曾祖羽祖蒙皆隱不仕公六歲而失母鞠于外祖呂公少雖甚單窶然即有志氣不逐羣兒戲長益嗜學嘗讀書南禪寺閉門誦習趺坐中夜闇然若有深獲已而出入默念不輟人莫得識也于是試補郡學弟子員提學御史嚴公詮者大奇異之時弱冠也名翹然起矣天順壬午舉應天府鄉

試中成化丙戌進士初授魏縣知縣以制去任服闋改南和縣縣民王氏家饒于貲有利之以為功名者誣以妖言公曰夫已樹利而種人以死禍是可忍耶乃為白之竟全其家歲屢告凶能發粟活民濟者甚衆又嘗請于朝建宋廣平祠曰明揚先俊風勵後學典弗可缺也於是吏治彬彬稱于畿內然其治不近名求事之集無瑣務求弊之釐故甚近民去而民思之為刻石頌德始御史屢上南和令治行或又請更調邢臺吏部乃以勞

積久次轉紹興府同知同知常攝行府事鋤治暴強植
立孱弱剔蠹洗冤鄰郡事有弗能決者皆以委之無弗
片言以獲其情立斷以成其獄者紹興六年以迂于暢
御史暢御史嫉之乃移疾歸後暢御史敗或勸公直之
公不荅也都御史侶公大器之乃白于朝俾以禮致仕
馬公自舉進士人見其材器辨達謂必致大用然弗得
意于時宰故爾調縣令不得內補及御史上其治績則
又以為紹興同知名擢大府貳而實遠之紹興治又著

矣又遇暢御史以故連塞湮滯卒不得達故人咸曰陶公弗能自致大用要非命耶然公有子曰驥為行人公來視驥適遇今上上兩宮徽號推恩進階朝列大夫躬拜命於朝人又以為異數也公之罷官也日與其所厚善徜徉九峯三泖間觴詠為樂賓客至門罄歡款享劇談古今琅琅傾聽或無賓客與其鄉人亦宴笑終日好蓄古書帖能作歐字晚卜葬地彭家庄山水佳勝心甚樂之乃預治棺斂具築壽藏焉正德癸酉九月九日疾

卒享年七十有二配王氏有賢德先卒太常卿夏公甥

也子麟臨江府檢校女適陳觀繼配李氏武功千戶安

女子驥乙丑進士禮部員外郎女適相堯臣次適唐琰

次聘許康孫男四長孝次友俱縣學生次嫻次睦孫女

三長聘朱氏子麟出餘皆幼驥出曾孫男某元孝出公

篤孝友嘗以父母未被封贈屢上疏陳乞兄永洪不能

自立養之終身歲時祀祖先已必祀太常夏公及其師

諭德陸公坐主文和劉公其弗遺人恩義類如此驥初

聞公病即乞歸省歸而公已卒弗及見也乃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彭家庄驥泣謂予曰先君善事甚衆不肖弗能詳也夫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弗遠皆不肖罪謹述其一二請為行狀將以求銘著不朽焉驥又稱其祖竹軒公精易學其高祖在洪武與袁陸為文字交及其先君子厚相與者皆天下名德積累從來者遠矣然驥亦尚文學能取天下士豈非其家法哉可謂善承其志矣予與驥同直內閣制勅房為寮友故得論次

其先人行事俟當世名公大人采焉

甯母朱太夫人狀

太夫人姓朱氏諱忠溧水知縣甯公賢配也其先為山西稷山人父曰旺永樂間從戎定邊衛因家焉旺與甯公父剛友甚懽約為昏太夫人由此遂歸甯氏其歸也事父母曲盡孝敬門內之事一以力持之仁下篤族內外咸稱為女丈夫云甯公為士夜讀書太夫人必以女紅相之夜分甯公嘗倦思寢太夫人曰吾女紅未畢也

以此辭之欲以相甯公誦讀不倦又時時蓄旨羞俟甯公夜讀供具之甯公中成化辛丑進士為溧水縣知縣既召內也而病且卒太夫人召子河慰之曰女不能忍爾父耶踰哀莫益也汝未有立汝父不瞑也汝恢汝父遺業斯為不忍爾父矣乃為延師使執經授學而太夫人經營其家甯公有友主事楊奉春暨其弟舉人奉新二人者早死也有父老在堂甯公業心許終楊老楊老之終也甯公弗克及也太夫人謂河曰是汝父志也今

弗可以已也於汝殞之甯公置有地一塋太夫人躬率力時藝麻菽瓜果蔬菜地無遺利而家致饒裕太夫人見河慷慨多交游喜之不恡所需予嘗誨之曰吾無患汝之不交也患汝不善交爾河舉弘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會逆瑾用事新例謫臨漳知縣未幾轉德州知州適大盜起能攻守保州人將臣大吏多倚之尋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信陽迎養太夫人于官太夫人老疾篤河䟽病歸奉太夫人還疾益篤囑河曰吾也上見

汝父之成也下見汝之成也見汝子又將有成矣吾無
恨矣惟汝之單嗣妻孥羣小母失恩教母輕夜出母縱
飲毋遐遺故舊吾沒之後母為佛事言竟殫絕生正統
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德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享年六十七歲子一人即河也孫男子四人曰平曰中
曰半曰巾孫女一曾孫男一曰憲郎河以是年某月某
日卜塋河曰嗚呼亡父之仕也未六年而逝河轍軻于
途靡有定吾母也艱關振家茹辛履厄以收相夫教子

之功而河也尚不能致夫錫命于母今已矣豈非終天之恨乎謂景明曰吾母非當世尊顯之譔無以使不朽也子雖未識河然子知予母子矣幸狀之河之兵備信陽也信陽有數桀民主寇行權于鄉者數十年矣細民安其害而大吏莫之敢廉兵備至悉芟之始廉桀民杜氏杜氏奔之京託勢者人護見之兵備見之曰是杜氏耶左右曰是即却護者出置杜氏死法又曰大盜之行無塞障也乃城數城咸鉅麗百萬之工弗踰年舉民忘

其勞官不知費兵備敢任而不憚害好義而弗撓曲憂
公而不慮身善察而不煩喜事而能集民曰父母吏曰
鬼神其引疾歸也吏民士大夫踰數百里送之皆涕泣
嗟呼不忍去去後郡縣人皆生祀之嗟哉何以獲此耶
昔滂有母澄清之志行軾有母忠謹之節立若兵備者
非太夫人之教耶太夫人可以不死矣予未交識兵備
兵備在信陽予仕于京然以信陽人知兵備及太夫人
之事乃畧叙述以俟作者采擇焉

大復集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慕湘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大復集卷三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五

集部

大復集卷三十八

明 何景明 撰

東 諫祭文雜著共三十六篇

方竹先生諫

并序

先生謝逝訃音奔告大夫篤孝幾隕幾絕於是同年生
汝南何景明諫之辭意淺簡無以究蘊述聞書之素旌
聊以寫哀

嗟嗟先生含和服介志貞履順長達少成有聞厥震齊
民元士三軍匹夫席珍孰聘褐壁其辜游心恬澹遺跡
富貴早學晚仕方行勇退天弗慙遺弗俾厥生人失其
則士喪其程素車驟驥乃造玄室風悲日冥殲良委哲
有子大夫高駕脩行廣志遐澤維亡弗亡譬木之蘖其
發愈達茲彼積泉其流不括嗟嗟先生何戚何愷嗟嗟
先生

祭亡兄東昌公文

某月日中書舍人何景明乞病歸自京奔亡兄東昌通判君之喪致奠而告曰嗚呼吾家自始祖有籍世服畎畝耆齒不造郭童子不入市逮先祖父興乃知好儒尤通陰陽家術於是郡舉典陰陽學始有敝廬於城而吾父繼之門戶稍著父思以儒顯厥家而自以舉業未遑也屬之吾叔然吾叔又早死也當是時兄且弱冠也慨然有立志終日下帷歲不窺圃讀書過目即成誦為文操筆若宿構人望之知丹穴之雛志在千仞而渥水之

駒心越萬里也及得省薦父曰儒業果有徵堂構可弗
墜也既十年不得志於進士家夙乏厚儲稍見迫窘而
父亦罷官羸囊單車辛勤來歸兄乃益砥志嗜修不少
貶屈左右奉父承以顏色父亦靡有弗豫者也然是時
二兄學已就緒予亦從父旋兄從容試之曰小弱弟可
教也遂口解經疑手授簡策朝啟夕勵不得相違弗逾
載二兄洎弟同舉於鄉父謂吾門當自此興也逾年兄
遂令巴陵逾三年弟仕於朝又逾三年兄遷東昌父母

之慶兄弟之好方以為慰孰謂吾兄死也始在巴陵聞
雞通衙執燭視事風江雨湖晨途夕舟坐不溫席寢不
緩帶予視其勞瘁竊懷憂惕然卒無恙也至遷東昌官
尊而事少屬衆而職專吏有所告可以卧應予謂今之
逸固以報昔日之勞也嗚呼孰謂吾兄死也死之先一
日作書遣吏來京視弟弟方與客坐語得書讀之至再
且以徧視坐客有頃僕進報兄死弟叱之僕頃復報兄
死弟猶以為僕之誤聞也嗚呼孰謂吾兄果死也兄器

度沉靜果於行義善類朋趨邪黨歛避正色近信不為
矯飾兼之加志窮民秉心在公名位當不量也年未至
而施未光天即奪之何也嗚呼父母俱存兄弟仰賴男
未及昏女未得嫁吾兄何遽棄而去也前月嫂奉柩歸
至西平復生一男弟視之眉目宛然類兄也前抱持曰
哀哀遺腹兒淚下不能忍已復視吾二姪長者就外傅
嗜書耽紙筆自絕羣兒幼者頭骨稜起能對客讀字退
而又私喜知吾兄有續也嗚呼吾家自有兄前有彰後

有述所望于來者謂何而今至此也兄昔與弟書曰弟當志天下事大吾家者弟也然弟薄弱不堪世事歷官五年寡合少朋才不達聞名不任毀且素志幽寂不慕榮耀又多疾益疎宦志茲得告歸自甘草野上承二親下奉寡嫂至於子女之養父兄尚在必能得所無俟於弟弟惟視其成立以畢兄願也嗚呼死生恒數兄功名垂於郡邑孝廉稱於鄉閭可謂不朽也子女雖少已有成人之漸可不憂矣兄復何恨但吾生者之情抱茲痛

烈悠悠日月無窮已時而兄固弗聞也嗚呼哀哉

祭李默菴先生文

正德十年四月中書舍人何景明聞默菴先生李公之
喪哭之逾旬乃束幣為文附其使還告於公之靈曰嗚
呼古人言感恩易耳知己難也景明于公所以慟悼吁
涕不能自己者匪徒感恩重知己之難也夫景明昔寓
于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執燈燭晝夜
課景明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此豈不有父母

恩耶是時景明幼孺非有所知也公以成人之禮又日
察其言動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見又皆可以施之天
下百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也公嘗盛衣冠入召景
明語毛夫人在傍公謂曰汝視予貴耶它日是子貴奚
翅予耶然我所重望者匪為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
已者若此耶白首握手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
耶古人曰無德不報又曰為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
人又先亡矣景明雖欲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

施于汝佐諸子然二尊人又安能知耶矧汝佐諸子又
能自大予又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予者豈在報
耶在望見景明之自能就立耳今雖能取一第為一官
使公及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它
日又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矧景明寡昧弗達所
自就立欲大於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
已矣何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耶山川伊阻不能棄
官赴公喪執紼道輒我懷之悲惟公有靈鑒之已矣嗚

呼哀哉

祭董先生文

嗚呼先生學書以游藝飲酒以率真茂俗以肆志薄仕以明有事勇退以示所止行義始終備矣夫知有所必厄而鬱有所必伸故士之真樸而弗曲飾者恒受顯棄而寡陰禍先不足而後有餘先生讐惡而摘過急難而緩利出不賄官居不貲實而艱遇靡合貴眇謝速則已厄矣然繼者有令子以廣其志以發其祥厄未極而所

伸者厚矣夫娛目之寵有際而後身之享靡窮先生又何缺焉傳言天不滿山岳歸地不滿星辰見然則物之所歸而見者必其所不滿者也先生又何疑焉感茲驟驥愴焉悲泉臨風一觴敬弔先生

祭高鐵溪先生文

嗚呼惟公宏才天授大器夙成其容玉立其賦金聲江河之辨淵源之思通達古今發洩天地作我後人視此大方巋然依歸遽爾淪亡夜雨草堂淒風總帳賓酒既

空人琴俱喪白雲一去明月自來楚些招魂百代同哀
祭封工科左給事中張公文

嗚呼昔公之于先考隣比莫逆公之仲子今都諫君也
及先伯兄又申之以婚姻之好景明於都諫君同年進
士也豈非世世契誼哉公今逝也先考之亡也八年矣
先伯兄之亡也十年矣愴念生死通家同情杖涕興戚
寧有已乎惟公仁厚與物慤勤起家食享于積以高年
終公可瞑矣夫都諫位業日茂而不肖亦守恬懼墜先

金史卷之八十八
卷三十八
烈公之九原見先考伯兄必相語若平生也

祭岳母文

嗚呼惟我岳母慈懿為德勤儉成家既獲既食不驚於
華爾女既亡我翁既逝服艱茹辛晚也誰濟昔翁之亡
我送其喪今母之亡我適來鄉臨風釀觴臨河執紼死
生俯仰哀來慟哭

啗盜文

井序

予抵永寧吏役無郊迎者造館供具不設寂無與語始

入城門視其不禁槩夜不聞鈴柝之聲虞有盜戒僮僮
曰未聞城隍而盜者然予猶飭門者堅封鑰舉火周垣
燭之及其室奧處命僮宿中室夜半僮忽大叫曰盜持
扛去矣起視盜入處見其壁皆編竹為者飾以土灰故
盜得踰鄰墻斬壁開門以入予徐思囊中無他長物惟
所服衣并書六十餘卷書則予甚愛者旦有來告者曰
北城之江有箱委于岬空無物獨書冊狼籍水浸其半
命收視之乃予裝蓋盜發之盡取其衣服去而留其書

幸而留吾書盜亦仁哉夫盜欲以利大貨者也雲南人稱多異產至其地必購香木珍貝犀象齒角怪石金銀之屬以還盜豈以是貪我耶盜亦誤矣凡善為盜者望其人占其富貧相其室占其虛盈故盜無不得算無不成茲盜持吾衣服之則不稱其體賈之則敗其迹雖不利於予其利於盜也亦淺矣是豈善盜哉予既仁其留吾書復笑其不善於盜文以嗤之且告邏者縱跡之其言曰

孟冬始魄永寧官署爰有小醜隅伏隙覷弱我寡衛出
我不預越隣穴垣以我裝去來斂其聲徃滅其處晨有
告者壯城之隈箱委簡帙狼籍江隅持我衣服猶存其
書書吾甚愛焉恤其餘后皇植生小大有職農樵在野
工商居國弱不見凌強不容力胡為爾盜恣乃奸慝厥
初賦質化溥施公洪纖羽血均帝鑄鎔何下愚吝何聖
之豐胡為爾盜自叛其同嚶嚶吽嘯晨昏顯伏窺伺戶
牖依傍草木鼠竄狐疑狼啖狗逐百態為妖千巧呈侮

啓竊堅閉發敗深蓄一蹈法章魄褫躬戮爾之不懲其
侮曷贖善於盜者搜幽索艱貧富虛盈遇之即諳爾胡
弗靈乃昧所探珠犀瑋瑁溢筭克函爾不是取而胡我
貪人謂爾盜我嗾爾慙嗚呼野外且不可劫而城中是
虜小民且不可干而近臣是侮爾頭可截罪不勝數著
之于章聊告司捕

壁盜記

壁盜者一足壁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

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貨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貨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覺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貨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厲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大櫃行大野中一曰覺盜稱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懽喜不知覺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覺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中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遑訝

遁去甃盜顧乃得全貲歸

獸紀 并序

何子曰予惡世有冒名徇利務相欺負而寡情實者焉
聞客有談二獸狀者類其人作二獸紀

狐

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羣獸一日衆狐食絕將出野求
食畏他獸凌蹂乃謀於雄曰當復從虎出也雄曰汝胡
自鄙小也虎技寧過我也羣狐乃自從虎出雄者即尾

其後呼嘯若噬羣獸者羣獸見虎來皆伏不敢視衆狐
得食返笑其雄曰何復從虎也雄掉尾怒視曰汝謂羣
獸伏者為畏虎耶

援

援善援櫻亦援類惟跳踈無他長技山之奧有洞洞多
貨物櫻弗得自致也謂援曰爾援上探出之吾下守之
當其利也援攀木蔓上取而致之櫻櫻悉移置窟中援
既下櫻無有也迹之至窟傍曰貨安在櫻據窟嘯曰貨

吾固有者爾何得有也呼其類相毆躡援援曳臂去

讀精華錄

偶讀山谷精華錄見和東坡西湖縱魚詩因次其韻作
觀打魚詩又記後山曾有和東坡此詩大類山谷及檢
其全篇即山谷者也但多一篇耳又後山集中思亭記
他文選者未之詳耳然二作今亦莫辨其出誰手也山
谷詩自宋以來論者皆謂似杜子美固予所未喻也精
華錄任淵選者其所擇取多不愜人意而自謂上選何

也

雜器銘 并序

予讀古鐘鼎盤盂尊敦諸器銘未嘗不三復而嘆也蓋道本無垠物各有理故痛迹有至教未器有鴻法君子察名繹義則而象之所以益德也著之銘章以時觀省所以閑邪也古人之意將不在是哉予室雜用大小器皆質良無他珍異予以其且自存覽志氣攸寓乃私古人之遺意各著銘一章凡十章用以自儆

燈銘

汝明無太察而光無太揚蓄汝明是用嗣汝光

几銘

斬其曲脩其直是憑是式惟爾之德

梳銘

夙興夜寐無顛倒我衣無頗無覆無替厥服

鏡銘

爾善爾惡胡隱胡豫已則不明人孰爾據尚鑒茲哉爾

心是茹

刀銘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
不貴汝之剛而貴汝之斷
利惟裁剛惟斷

硯銘

聃守黑雄尚玄汝兼之以永年

筆銘

畫不必工惟心之中辭不必華惟意之通

枕銘

苟無忤于日之所行寤寐爾是寧

壺銘

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矣

瓶銘

厚其入薄其出守而勿失

四箴
并序

何子曰好惡者情之發也言行者身之章也窮達者天

之命也毀譽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身之不脩而不
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情正矣身脩矣而猶不
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何病焉是故合情而全身樂天
而知人者聖人也懲乎情無違乎天持乎身無顯乎人
者賢人也任情以忘身希天而望人者衆人也聖人者
吾不能也衆人者吾不敢也賢人者吾願學焉於是著
好惡言行窮達毀譽四箴書之座右

好惡箴

好之無實謂汝曰暱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而為是
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為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為枉
其生

言行箴

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觀
諸道也知人之敝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違其言者
悖也以言掩行者盜也汝省其微以至其道耶亦甘於
棄入於悖而流於盜耶

窮達箴

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汝
惡窮孰汝蠲雖則汝慕達孰汝遷毋勞思眊眊惟順汝
道而俟汝天

毀譽箴

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毋
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雜言十首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玦珮佩也環還也玦決也

鳥棲樹鴻則棲於野獸棲野猿則棲於樹

雉雞類鴈鶩類鳧鴨類雞鶩鴨可得常食雉鴈鳧弗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
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
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為卮匱者以
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不
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霽則虹故霰則知雪霾則知風
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垂不滅之德施不
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為當幾能斷

大復集卷三十八

何先生傳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今海內稱大復先生云生有異質穎紀殊絕八歲時即能賦詩為文章諸老生見者爭傳誦稱為神童年十二以父仕臨洮府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聞其竒召置門下甚愛重賢之為延師授春秋居頃之即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長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魁河南省試當是時年纔十五也諸王公大人爭迎致一見候

車嘗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既入京師遊太學祭酒
林公又甚愛重賢之歸則詩贈焉于是名盛傳海內猶
鳳鳴麟出世人驚睹也年十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
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鄠杜王敬夫歷下邊
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習古文
而與獻吉又駿發齊名憂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
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為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
矣國初尚襲元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矣至弘正間先

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
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為大家今
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為一代山斗云始
在中書也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
又願見先生詩車馬填門巷不絕而先生德性純明言
儀雍雅杯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竒勁迥出
常格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遊錢寧欲交謹
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污吾題留

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奴

視遠之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便事乃極言邊事番僧義

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

師權倖廖鵬者賻以棺謂可結縉紳權也先生曰御史

生不苟受奚為受污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斂之竟

却其棺督學關中時會鵬弟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其

叅隨者遇藩臬官不下馬諸藩臬佯若不見者後遇先

生先生執叅隨笞繫責數之諸叅隨始人人斂避矣先

是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獻吉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楊太宰直獻吉獄少師李西涯疏上乞休會有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為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憐才古人莫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後稍遷提學副使來關中而教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五

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為諸訓詁不及也若天文地理陰陽律歷家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豈命數然耶抑詩文盡洩神秘固造物所忌耶嗟傷乎傷乎而志狀則言先生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不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三十金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猶其細者始先生崛起汝南人即以

為班固崔駰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達才藻雄麗者故人以此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哉世多言修士少文才人行為二者蓋更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振古豪傑士耶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盛傳當世名可萬世不朽矣次子立舉癸卯鄉試立子洛文復少俊皆能世其家學

喬生曰世稱何先生詩至名傳四夷不虛也其節行人

不盡傳何哉及讀何子十二篇又嘆有王佐才而蚤死
不遇悲夫余故述先生行事采其關國體大者令後世
有可攷焉關西耀州門生喬世寧撰

中順大夫陝西提學副使何大復先生行狀

何先生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先世湖廣羅田縣人四世祖太山紅巾亂時徙信陽遂世為信陽人太山生四子隆一隆二隆三隆四隆二一名海先生曾祖也生祖鑑為典術有陰德稱於鄉里鑑生父信驛丞後封中書舍人博學能詩號梅溪公生四子先娶盧夫人二子長景韶成化丙子舉河南歷官東昌府判先卒次景賜弘治戊午與先生同中河南鄉舉見官安慶府通判

後娶李夫人子二人長景暉不仕次即先生者也先生
生六歲能對句出奇字日記數百言知敬諸兄至撻之
不敢詬見羣兒逐戲即不同羣八歲能文十二歲隨父
宦之陝西會寧驛時臨洮守李公聞其奇召置館下甚
愛重為延師授春秋其師聞出它長兒皆譎笑履師座
先生獨安坐說春秋李公覲歎曰何兒麟鳳也嘗盛衣
冠束金呼入謂其夫人曰汝視予貴耶它日是子貴矣
嘗予耶居三年父致仕貧不能還李公饋之車馬集諸

官相送郊亭上揚爵酌先生曰吾小友既歸改治書治書纔九月沁水李御史瀚時按汝寧調試信陽諸生先生從其兄往試御史讀其文曰竒才竒才吾未見山川何盛生此人也遂復如信陽觀之已而中經魁報者至先生卧應之人曰汝胡不喜曰吾固知己何喜為也是時年纔十五形貌又小且禿筭也諸王公大人爭負視至轉相負匿府不出所居過人遮蔽弗得進草書日數百張應諸求者一時盡號為神童次年春試以文多竒

字覆省卷見除不第入太學匝月歸林祭酒作詩贈之
祭酒贈詩諸生前未嘗有也未冠中弘治壬戌進士授
中書舍人奉敬皇帝哀書南下遠方君長貴使者咸贈
遺犀象珍寶有熊太監者獨復重贈遺先生平却不目
太監大發悟於心曰彼年少能爾吾獨不醜哉遂去職
踰年還惟衣書一篋而已後值逆瑾用事知以小臣不
能奪諸大臣又多自顧即謝病歸居頃之梅溪公與李
夫人同時卒先生哀毀骨立禫祭未成不飲酒不彈琴

服除而逆瑾敗當是時諸名節士多為瑾汙者不即被
大禍而先生獨超然遠舉天下皆曰見幾而作何子豈
不高哉已用大學士李公薦復授中書直內閣制勅房
經筵官其友北地李獻吉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
莫肯為直者先生獨上書爭之且責楊冢宰訟遂得辨
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至詆
曰義子某不當畜也某宦官不當寵也因留中不出人
為之寒心是時錢寧舞權指使百職一日持古畫造門

求題先生曰好畫勿汙吾題爾留一年不與一字師御
史容死京邸幸臣廖氏者贈之棺先生叱却曰吾友平
生不苟受也豈以死汙之哉遂自出金贖之其勇於為
義類如此先是京官非有罪無九年不遷者先生特以
危行連蹇湮滯中書凡十餘年始轉吏部員外乃陞陝
西提學副使陝西邊絕胡地緣邊數縣路出胡舊時提
學難之皆調試其縣諸生先生曰即如此是棄之矣竟
往試如他縣藍田大旱其山上有泉先生則登山投祭

文泉中須臾大雨商州學地狹旁有王母祠大官家廟
州人神其祠先生顧謂守官曰何祠廟為也俱輒毀已
大官家亦不敢怨陝西屬所試諸生竒者悉取正學書
院親自督教間出俸錢贍所不給關中得人于時為盛
今年四月竟以學政勤勞得心疾六月告歸行李蕭然
至家甫六日而卒聖明初服先生乃不永焉豈不命耶
先生生而神明德量純粹志大行堅學精意遠博物洽
聞會理守約究其所造可謂渾然成矣家庭間怡怡如

也交接雍雍如也取予進退斷斷如也自鵬侍側未嘗見喜怒顏富貴功名不齒諸口平生手不持一錢讀書必至夜分以為常與人講論終日不倦安貧樂道不念家產居官勤事以祿自守復絲毫弗苟受然又好予卒後閱諸囊中餘金三十而已豈可不謂清白君子者哉初國朝去古益遠詩文至弘治間極矣先生首與北地李子一變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諸左馬詩許曹劉賦賞屈宋書稱顏柳天下翕然從風盛矣哉千載一時也

嘗曰詩文有不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殊途
百慮而一致同歸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
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絲此觀之先生之
所著述可見矣先生通五經尤好易詩其陰陽醫卜天
文地理律呂歷數諸家各造其妙所著有何氏集十二
論定古樂府選漢魏詩三秦志皆行於世先生生成化
十九年八月六日卒正德十六年八月五日年三十有
九初配張氏先卒贈孺人繼配王氏封孺人後先生十

六日亦卒孺人隨先生周旋甚相愛又能敬每奉飲食必自為無不甘嘗夜分先生不寢孺人不寢也及先生卒日夜痛哭環柩走曰吾欲死飯漿不吞口竟不病而絕嗚呼夫婦同歸孺人之貞志畢矣孺人少先生二年生子男三人長夫讀書能文聘邾縣王氏叅政公女也次立次登長女聘袁氏子次聘馮氏子次聘張氏子皆幼今年十月七日將合葬釣魚臺之北山兄景暉謂鵬曰亡弟素愛子子狀之鵬自幼與先生同里長而從學

先生嘗謂梅溪公曰是子甚解吾有望也及後先生官
京師六年至是又五年餘始從事詩文望先生歸一講
焉及歸而竟不起傷如何耶方先生病篤鵬與其姪何
士門人張詩入執其手泣先生曰死生常理無足悲但
吾生多辛苦耳聲尚琅琅然鵬聞之先人云李夫人方
娠時夢大紅日墮懷中已而生先生今六月至八月早
卒之日甫斂大風雷雨白晝晦冥先生生死大異豈非
其有關天地不偶然者哉正德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門人樊鵬謹狀

中順大夫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大復何君墓誌銘

孟洋曰余讀伯夷傳其稱天道不與善人謂其不然今
觀何子修學立行而夭死又何戾也余哭仲默之明日
其孤以門人樊鵬狀謁銘慟乎慟乎君知我我獨不知
君已乎仲默茲為汝誌矣何君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
山人高祖太山由羅田徙居信陽生海海生鑑鑑以陰
陽家縣辟為典術五子曰信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讀
書善吟號梅溪梅溪公四子長景韶東昌通判卒次景

賜安慶通判次景暉最幼何君何君秀而癯性沉敏有
度八歲能屬文十二從梅溪公宦遊陝西之渭源臨洮
守聞其竒召置館下甚愛重令師授春秋數月即說春
秋其師乃辭避弗教也梅溪公既歸乃又從其兄受尚
書受尚書才九月弘治戊午即以尚書魁河南鄉試已
未試禮部不第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重愛何君贈詩
美之壬戌舉進士進士例改庶吉士何君獨以不喜私
謁弗與進士請歸娶張氏二年卒當是時關中李君

獻吉濟南邊君廷實以文章雄視都邑何君徃造語合
三子乃變之古自是操觚之士徃徃趨風秦漢矣甲子
授中書舍人明年奉使南方還過里閤再娶唐縣王氏
是歲正德元年也劉瑾時君度惟大臣可與抗節乃上
書諸尊貴言宜自振立撓瑾權諸尊貴恧顧嗛何君丁
卯何君恐禍及謝病歸郊居著述一年瑾盡舉免諸在
告者戊辰何君免己巳海溪公及李太孺人相繼卒何
君哀毀危絕辛未冬何君用閣老李公薦復授中書舍

人直內閣經筵官時四方學士咸願知何君車馬填門
巷即元老鉅卿亡不欲出門下錢寧欲交驩何君間持
古畫謁何君題君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毀弗許乾清宮
災君應詔言時事詞義剴切疏留不下丁丑陞吏部驗
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戊寅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提學政尚嚴務在宗本起弊士初稍不堪漸久而安風
習亦振初何君獨以文學著聞既提學人又服其能政
若是辛巳二月何君以形勞慮深卒然嘔血損六月棄

官歸會道暑益亟抵家六日為八月五日而何君卒嗚呼傷哉王孺人故有內疾號痛莫支越十六日亦暴斃而卒孺人幼喪父相者貴之人求婚母輒不許年二十二始歸何君以賢稱會毅皇帝上尊兩宮及李太孺人張氏同封贈云何君事兄恭能順承父母之志其父母諸兄亦獨甚愛何君一切不好華靡復不治產業居官所入祿則又常分所親故既歸餘白金不滿三十兩所在不齎方物疾且亟王孺人泣曰官貧諸兒女幼

君即有不諱奈何君曰若無多患第不昧天理足矣何君友與人訟者故嘗寡交與及訟衆莫為之地何君乃獨上書力諍直友之屈師御史者客死京邸莫能斂錦衣官廖鵬錢寧之黨也贈之棺因結懽士大夫君曰奚為汙吾友地下乃出金賻之諸所知皆賻之斂成禮旋卻所賻棺其見義勇為如此何君天資穎異好學常若不及讀書率過夜半即盛暑蟲蟲汗洽背不廢邇年略去詞章嘗稱以為天下自有寔用之學竭精力猶弗逮

何暇文詞無益也蓋其用世之志至遠今中沮矣惜哉
及王孺人以哀絕亡他顧慮亦貞固矣何君生成化癸
卯八月丙寅卒年三十九歲王孺人少二歲生成化乙
巳二月甲寅子三人長聘邾縣王氏叅政君女次立次
登女三人長聘袁氏子次馮氏子次張氏子皆王出是
年十月七日合葬典術公墓側何君有文集詩集詞賦
集合若干卷行刻傳於世云銘曰

噫歸哉何君孰奪爾壽也雖奪爾壽爾名不朽有女媿

媿爰儷君子如琴如瑟樂爾偕死樂爾偕死未畢爾婚
嫁豈無巨源靡孤叔夜淒淒雲旂霧駕遲遲鳳凰啣啣
和鳴相隨瞻彼崇岡載陰載陽靈魄攸藏用萬祀無疆
有涯孟洋撰

明故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信陽何先生墓碑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新都汪道昆撰

當世以作者名家必首何李何則學士所稱大復先生
何仲默云往聞先生將終屬諸弟子必李獻吉銘吾墓
諸弟子不果聚族而私為狀為志為銘其後數十年門
人喬景叔始為何先生傳概舉其質行著者載傳中又
數十年先生有孫洛文守太子中允將修闕事屬余為
先生碑余從諸後死者尸祝先生顧得逮事為幸即無

能為中允役其何敢辭先生家信陽世有秩董董母李

夢赤日而娠及舉而命之曰景明始能言輒彊記六年

能聲偶八年能文里師謂何氏子童而神遮避席去年

十二從父會寧丞信官臨洮臨洮守召授春秋竒之甚

居三年而父謝去貧不能歸守帳具祖先生於郊車馬

畢具既就舍受伯兄景韶尚書尋以尚書籍鄉試第三

八年十五耳先生翩翩然非也業已善詩善書出入則

王公大人爭迎致之幸一見越三歲舉進士授中書舍

人獨憂國秉下移力請告寺人瑾基諸在告者矯詔例
免舍人於家瑾誅用大學士李文正公薦起則仍舊秩
直內閣侍經筵久之進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守中書
餘十載始以副使督學陝西無何病歸歸六日卒時年
三十九先生幼清蚤貴人人且旦暮鄉相之卒之年不
及彊官不過二千石惜也初獻吉崛起北地倡江東歷
下二三君子講業京師先生至大悅之相與道古遂駢
肩而進先二三君子鳴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初開元

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膾炙者宜
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於韓詩弱
於陶亡於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
游世儒率溺舊聞弗入也及得兩家所論著者眩篋而
擬議之於周秦漢魏黃初開元之間始相顧曰誰謂何
李不馴古之人也於是聞者響應莫不傾耳聽之兩家
遞為桓文執旗鼓號天下矣獻吉兢兢尺寸非規矩不
由先生志在運斤斲輪務底于化於時主典則者張獻

吉主神解者附先生要諸至言各有所當顧其相直若
繩墨而相濟若和羹即言逆耳而莫逆于心耳視者弗
察也今兩家並懸書海內海內不啻戶說之浸假得終
其天年先生化矣即先生以文學顯顧其義甚高初入
中書輒上書許襄毅所極言嬖人用事公等務操正義
撓其權乾清宮災嘗應詔上封事則又極言義子邊軍
番僧諸不便狀疏留中不行聞盜起河南會文正公請
老先生謂非大臣義書讓之瑾故憚獻吉名高謙獻吉

先生書抵文正為獻吉地且介康德涵居其間瑾意平
乃解及獻吉對江西簿獄且成先生獨上楊文襄書直
獻吉幸臣錢寧冒賜姓目攝諸公卿獨以古畫求先生
詩待命終歲卒不予中官廖鵬柄事嘗賻師御史棺先
生醵諸客購他材力卻鵬所賻者鵬弟鸞席鵬寵填陝
以西諸叅隨騎遇藩臬大夫無所問先生途遇騎者輒
就馬上縛之乃若使滇不納餽遺居喪不禫不飲歷仕
十餘年不問家人產死之日囊中僅三十緡即其孝廉

足多蓋天性也景叔又言先生博物旁通天文地理陰陽律歷諸家末年將輟修辭務經世為用先生已矣辛巳夏六月不雨至於秋八月及先生卒其日大風雷雨作晝晦冥嗟乎歲在龍蛇泰山梁木阨矣先生言行載名臣錄鄉譽載中州人物志其學政載陝西通志其家世則已詳墓志中碑不及詳碑其大者如此

汪道昆曰儒者言皇帝王伯其相推若四時秦終歸餘漢履端矣由唐宋而迄元季迭相竭而歲終焉大明開天乃

復更始漢文以清靜致刑措熙熙然春乎洛陽少年為漢
作始未駕而稅其如通達國體何孝武表章六經兩司馬
並起即盛矣美矣伊誰始耶明在孝宗春之府也漢承
挾書而得賈董明承十世之敝而得李何先生與賈為
徒而中道並天其有不同者幾希顧漢沿周而去道近
漢之後無文矣唐之中無詩矣兩家興廢繼絕其為力
難即末流誰能不波疇敢登諸千載之上要其功則李
何茂矣嘉靖以往何論建元元封禪而祖之其為司馬

者非兩也而中允起當戶其斯為奉冢祀者耶中允有
當於不佞之言遂屬吳人周天球勒之石

創建大復何先生祠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德清蔡汝楠撰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祠自前守河中王子崇古始王子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許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守者謂先生不宜與許公並祠則出其主鄉賢祠中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慨然思振舉

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中省試第一。復具言前事。方亟施行。會汝南守迫上計。未報。越歲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重昭代。功德遠矣。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時舉。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主已出。即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既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已復請。余記余又允其請。乃躍而馳歸。徧卜地。城中不得。竟得平輿侯漆雕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確山東。抱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

屏翰焉蓋天地之中極而河嶽之總會也為祠前堂後
寢並四楹門垣周繚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秋七
月望日越八月二十日垂成會余以少司馬命迫發而
徐子亟走吏請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
獨推第李獻吉與先生若太山北斗云然問之交遊或
與或否惟今守同郡徐子以余言為然則又未嘗不願
一至其地瞻拜祠宇為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宦斯
地而先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不

在它所而竟與孔門高弟並峙千古也又非數哉然余獨恠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天下賢者於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興嘆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而美刺顯俾人紀允殖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為教也故比干剖心箕子不以演疇貶節季路結纓游夏不以文章損譽三仁

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抱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者耶
明興百六十餘年而文章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
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羣疑歸
之大雅何其雄也即使來哲代興不無侵軼然其開先
基始之功揆之羲和授時神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
生風節又廩廩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
而公家之事知無不言亡論抗疏忼慨如應詔極言番
僧義子錢寧數事披鱗蹈鑊朝士奪色即如逆瑾撓吏

部權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執政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姜某訐奏也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感情時事而扶義俶儻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伏節如許公為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縉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謙抑温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逮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

見至道藝士即貧賤衰老尤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奈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假令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齋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掾死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宁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詞華之士同類而共訾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誼大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年

秋中丞安定胡公來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李公
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敦節先生協謀於法得備書云
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皇明名臣言行錄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
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竒字不第入太學壯歸祭酒
林瀚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乙丑奉
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
珍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
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
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

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為直者景明獨上書爭
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
復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為
之寒心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
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
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
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贖之進吏部驗
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政尚嚴務

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正德辛巳棄官歸
以疾卒於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
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
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為知言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
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
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
蘓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
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

鴻匠也

陝西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弘治戊午舉人壬戌進士少以竒童名中年以詩名世時人方之唐李杜焉由中書舍人陞提學副使莊重和粹嚴毅高明教人以德行道誼為先以秦漢文為法條約精密以教化為守令首務時知府有不受約束者語之曰君子不以作人為事但與俗吏伍耶其人頓服有同知臨蓋屋加刑於生員之父生員救之坐以擅入公門罪乃檄而數之曰子救

父死且不避乃以不應罪之夫人豈無父耶生員獲免
究當大比方伯移檄減舊額以節費報之曰國家求賢
本意似不如是此胥史見耳竟不從取生員于書院日
與論說六經旨意不拘拘於傳釋嘗曰緣泥枝葉而忘
尋本根此末學之弊失益遠矣在關中所著有雍大記
既去僚友刊其遺稿曰何仲默集

河南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生有異質弘治中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崇古學抑陋習文體為之一變正德初逆瑾用事景明謝病歸瑾敗復職直內閣制勅房會乾清宮災應詔陳時政語頗激切不報久之補副使督學關中會疾作棄官歸卒年三十九所著有雍大記三十卷何氏集三十六卷行於世

中州人物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生有異質八歲即能詩年十二以父任臨洮驛丞乃隨待臨洮臨洮守李紀者聞其奇召至門下甚器重為延師授春秋亡何即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於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舉鄉試第三時年十五也諸王公大人以其少而雋爭迎致一見候車日數十乘所過觀者如堵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八太學卒業歸則祭酒林瀚賦詩贈之踰歲為弘

治十五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與邊季革工古文辭皆相振勵而且尚節義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夢陽又駿發與景明齊名海內操觚之士皆宗尚之稱李何云十八年五月景明奉敬皇哀詔下雲南雲南君長及中貴人咸請題咏比還饋遺犀象珍貝悉謝不受是時逆瑾用事景明移書許進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景明乃謝病歸後竟坐免官正德四年瑾誅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夢陽遭江

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勢洶洶欲擠陷重辟景明又移書揚一清爭之始得白五年東陽引疾乞休會有兵事景明又援古大臣義為書讓之三書義咸高語多不錄九年正月乾清宮災景明應詔陳時政乃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且詆義子宦官語頗激切不報是時四方學士咸願識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亦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屢請卒不許師御史容死京邸權倖廖鵬者贈之以棺景明叱之曰吾友生

不苟受豈以死污之耶遂自出金賻之十二年進吏部
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明年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經
術世務教諸士其規約尚嚴志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
堪久之幡然興起自是士習文體為之一變云十六年
病歸卒於家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樂府
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二十六卷傳於世子立德安
府同知孫洛文翰林庶吉士有雋才能世其家學論曰
何公有經世之才所歷皆散地未獲一展厥蘊嘗著十

二論以見志於戲古之才士詞臣如虞卿王符之類不能致用於時而恒託之論述亦可悲矣

皇清欽定明史名臣錄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詩古文弘治十一年舉於鄉年方十五宗藩貴人爭遣人負視所至聚觀若堵十五年第進士授中書舍人與李夢陽輩倡詩古文夢陽最雄駿景明稍後出相與頡頏正德改元劉瑾竊柄上書吏部尚書許進勸其秉政毋撓語極激烈已遂謝病歸踰年瑾盡免諸在告者官景明坐罷瑾誅用李東陽薦起故秩直內閣制勅房李夢陽下獄衆莫敢為直

景明上書吏部尚書楊一清救之九年乾清宮災疏言

義子不當畜邊軍不當留番僧不當寵宦官不當任留

中久之進吏部員外郎直制勅如故錢寧欲交驩以古

畫索題景明曰此名筆母污入手留經年終擲還之尋

擢陝西提學副使廖鵬弟太監鑾鎮關中橫甚諸叅隨

遇三司不下馬景明執撻之其教諸生專以經術世務

遴秀者於正學書院親為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始知

有經學嘉靖初引疾歸未幾卒年三十有九景明志操

耿介尚節義鄙榮利與夢陽並有國士風兩人為詩文
初相得甚歡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夢陽主摹倣景明則
主創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遊亦遂分左右袒說
者謂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詩秀逸穩稱視夢陽反
為過之然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又與邊貢徐禎卿
並稱四傑其持論謂詩弱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
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江右艾南
英力詆之

皇清重修河南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詩以神童稱弘治戊午年十五鄉試第三人壬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工古文辭尚氣節鄙榮利與李夢陽齊名海內之士稱曰何李正德初閣瑾用事景明謝病歸瑾敗復職直內閣制勅房會乾清宮災應詔陳時政語頗激切不報歷遷副使督學關中士習文體為之一變會疾作歸卒年三十九所著有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賦雜文三十六

卷行于世

皇清重修信陽州志

何景明字仲默六歲能詩以神童稱隨父之臨洮任臨洮守李公紀竒其才授以春秋即善說春秋歸復受尚書於兄景韶尋以尚書舉第三人時年十五諸王公大人爭迎致一見所過觀者如堵壬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與李夢陽邊貢薛蕙輩攻古文辭振起大雅尚氣節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海內皆宗尚之稱曰何李屹然為一代山斗逆瑾用事景明移書許襄毅言大臣宜操

正義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謝病歸竟坐免官瑾誅以
文正李公薦復職及夢陽下江西獄又移書楊太宰爭
之始得白乾清宮災應詔陳時政詆番僧義子語多激
切舉朝危之錢寧欲交驩持古畫求題待命終歲卒不
予一字師御史容死京邸廖鵬贈以棺景明叱却曰吾
友生不苟受奚為受污地下耶遂自出金贖之晉吏部
員外陝西提學副使以經術世務教諸生士習文體為
之一變以病請告特旨病痊起用學使致仕起用自景

明始歸日宦囊不滿三十金抵舍六日卒年三十九景
明於學無所不窺天文地理律呂歷數陰陽醫卜諸家
各造其妙而天才俊逸意象圓融藝苑千秋斯為獨步
顧華玉稱其咳唾珠璣人倫之雋王元美以為朝霞點
水芙蓉試風其推尊可謂至矣自幼謙退未嘗以才凌
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道弗
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道藝士即貧賤衰老尤折
節下之沒齒未嘗一問家產居喪不及禫不酒不琴使

滇南不持一物歸攷其行誼固蔚然醇儒不獨以詞章
名世而已州故有祠汝寧太守徐公中行又立祠於府
城北漆雕祠旁世稱大復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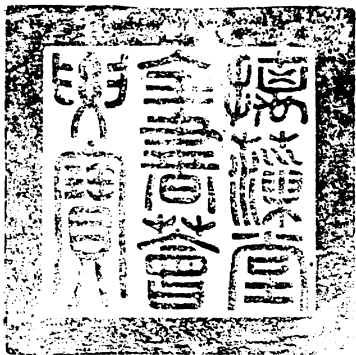
重刻先學憲大復公集跋

吾宗自太山公之肇基於申也世有聞人代多隱德二世祖四人支序居季七世至高祖司李公起家孝廉晉洮岷道不赴文集散佚弗可考曾祖荆屏公以殿試第二人歷仕少宗伯有賜策堂集若干卷學憲公之支為仲氏四傳至公兄弟亦四長次皆孝廉長仕別駕公之子亦舉於鄉孫啟圖公以鄉試第一人與弟啟範公入翰林官與曾祖同是皆能顯祖德而振家聲者也學

憲公以竒童稱先朝何李之名四傑之目津津海內其節操才畧具載史乘而詩文諸集經當代名公卿選訂者壯潞南都亦經數刻播之四海矣鼎革以來鏤版寢軼釋少居恒自愧無狀不能奉揚先德齷齪伏鄉園中每一展捧先集輒深徒讀之感曩者竭力從事賜策堂集已壽諸梓而學憲公集更自皇皇以為已任茲幸觀察任公以中翰監莅斯土與郡伯張公俱留心文獻時為詔勉而族祖廣寧東山公適以許之叅軍分攝州事

慨省清俸共勦厥成迺于州志工竣之際獲新梨棗焉
綴數語以伸素懷並著族祖敷宗成美二公興文敷教
之雅意云

乾隆庚午歲三月上旬七世姪孫輝少謹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慕湘文